

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準不欲賂之以貨財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亦生心矣

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錄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宋之都汴與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為遠遠至契用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又攻北平

若與今之入寇亦略相當宋既有魏能石晉敗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鬪志而澶淵之役又有寇準獨當其前欲邀而擊之使隻輪不返而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

兵至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况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誓書兼用二議蓋不悉聞于朝俾君相擇之乎今年復河套明年易總治終歲不得寧居而惟幸其不來聽其自去

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防大事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之人以為智者先務急於此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卷之四十

路一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攝援筆成文帝嘉賞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蒙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當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亦其婿也及為相益務進賢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踴躍稱得人皆殊之力也

錄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非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矣其卒為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

則官卑者先出至是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因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三千人日夜訓練量賊象寡使更出禦賊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錄曰愚觀范仲淹其起也一書生耳而腹中數萬甲兵何自來哉嗚呼此張詠所謂大小之事皆須用智者也而更出番入非其變通使然哉故人能用智則方寸化而不窮不能用智則一籌莫之能展是皆在我而已非有大小老少之別也觀者不可不知

狄青慎密寡言深沉有智略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初起行伍為三班差使寶元初趙元昊反時士卒畏怯青每臨陳被髮帶銅面具出入敵中無不披靡以是數立奇功尹洙善之薦曰此良將材也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

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兵法及儂智高叛帝以為憂青時為樞副上表請行遂進宣撫至廣南初鈴轄陳曙失律兵潰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乃斬曙於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因按兵止營令軍士休十日賊覘者以為未即進明日整兵馳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賊師按屍有金龍衣者眾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耶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雖貴重面涅猶存嘗勅令除之自指其面曰陛下以功

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後在樞府人有持狄梁公告身詣獻之以為其遠祖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贈其人而遣之

錄曰人言智高今不高乎智者發幾貴速轉移貴捷變無常形施無常露至於不貪僥倖不志戮辱不冒無妄又皆達者之事有將如此不易得矣而尚不免卒之疑慮向使數者或犯一焉終於不免矣君子觀人不可不於其所忽也

神宗熙寧元年冬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饗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能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

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之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議武帝之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遂不復辭

錄曰昔者畢仲游受知於光貽書曰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書商賈市易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情而徒欲禁其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智哉斯言乎且以宋之中葉太平全盛天下無事加以仁宗之恭儉英宗之

繼體初未嘗有所損也而國用不足至郊
恩未敷以初立好勝之君豈不動心乎帝
之不允乃所以深允之也是以古之聖君
澹然無欲不求足然後能無不足不求盈
然後能無不盈彼以豐盈為慮求足為心

者雖百計爭之我之說益速彼之論益親
然則安石非能投於帝帝自投於安石也
其與光之意同乎何有

○東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
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
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升飛為統制
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
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
由此知名

岳飛上書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急而擊
之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
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
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
復坐越職言事奪官歸諸張所所以飛克中

軍統領問之曰尔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
用兵在先定謀樂技勇策以敗荆莫敢采樵
以致絞皆謀定也所冀然曰君殆非行伍中
人補武經郎

錄曰愚觀宗統制張招撫之識岳武穆也

所以靖康中以蠟書召團募河北兵民得
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
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澤留守東京欲乘
暑月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濟相等州分路
並進山岩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而

○黃潛善汪伯彥日置根本於度外然則飛
之越職正二公之奉職也苟有如高光者
納蕭何之說攬鄧禹之謀將不得為元功
乎徒負智勇之量卒同暗投之比君子祇
當咎諸公之幸與不幸不必責帝與諸臣
之明與不明也

趙鼎與張浚並為尚書左右僕射兼知樞密
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鼎浚相得甚驩及
命下史館校勘翰樞門之曰二人且宜同在
樞府他日趙退則以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

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
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果
如擣言

錄曰愚觀喻子材之料事可謂多中矣夫
蕭亮而曹顯丙先而魏後房謀而杜斷崇

變而景法雖曰協心同德而實繼美踵芳
是以道義流於無窮功業著於悠久此後
世之所瞻仰也鼎與浚雖曰操心蹇蹇矢
志在公觀其以飛之一言遂致乖忤因捨
之厚貌輒加深信則未必忘己之義無我

之心而自相背戾豈能保乎卒以他人之
小嫌而成尔汝之不協子材之言不為無
微矣錄之

○韓世忠懲岳飛之事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
買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於國上表乞骸

自此社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
二奚童縱遊湖山以自樂平時將佐罕能見
其面初得疾勅尚醫視療世忠曰吾以布衣
聞闕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得保首領諸
君尚哀其死耶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

母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特以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曰今畏禍易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地下時大將多曲狗檜以圖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所規畫器仗精絕過人知人善獎部曲繼秉節旄臥家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

錄曰湖山之樂在世忠則以為智在君子獨以為非何耶夫自越王勾踐之卧薪嘗膽也而後吳始亡自先朝京勳之恣意陳南也而後宋始滅皆其所耳聞目擊者也奈之何為君者不以雪耻除凶為心為相者反以擊功忘能為事遂使英雄之將翻為脂韋之臣竊圖苟全豈得已哉雖以抵排和議悉皆空言無施然則列聖在天之

靈果知乎執不知乎執
劉錡順昌之戰募曹成等二人遣作間事遇敵伴令墜馬果被執兀末問錡何如人對曰太平邊帥喜聲效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兀末喜曰此易破也翌日至城

下責諸將喪師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兀末不信錡遂進軍衆請先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末精兵尚在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末俟其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兀末披白袍棄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皆重鎧甲戴鐵

兜牟蹄鐵浮圖錡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又有拐子馬蹄長勝軍至是亦為所破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特以智計先定不為諸將所惑屢勝所驕而能以寡禦衆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末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錄曰兵法曰為將者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而智為之首此劉錡所以有順昌之捷

而錄者猶為之踴躍也此時和議已成譬則落場之文略有可觀外此皆權合之境矣復何機會之有汪立信自為沿江招討大使在江陵即上疏請益安陸府兵凡邊戍不宜抽減曰為今之

計有三宜盡出內郡之兵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七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忝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

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十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勢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率然之勢此上策也又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尔乃中以危法廢之及似道喪師還又召為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以授江上諸郡即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或有以立信二策告於伯顏嘆息曰宋有是人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

則應之曰臣幼讀千文云天地玄黃未知是
否其智大率類此及李時勉又曰西楊先生
未仕時與楚府教授吳由翁草逆交由翁為
余言先生博學有智端敏寬厚識達事體不
矜已傲物及居禁近恭掌機務公平廣大寬

和有則其心專在於國家未嘗一毫私已至
於臨大政決大疑衆皆爭論紛紜獨無一言
以之徐為一言衆莫不懽服有與論不一須
上聞者既以聞卒從先生言其在上前遇事
盡言不計利害每辨論人才賢否解翻人過
失一出於公不以恩讐為輕重取舍至於獻
可替否有旋乾轉坤之力然未嘗與人言大
臣宰相之事於此見之

錄曰愚觀三楊之遭際無異前代以今日
錄之所書有房杜推讓之風水東之所記
有平勃自牖之勢文集之所序有韓范居
身之本其所以出幽就明建功立業智執
若人也已錄之

平江伯陳瑄周旋有智略靖難師至江北瑄
知天命有歸率舟師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

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建
百萬倉於直沽尹兒變城天津衛籍兵萬人
戍守漕洲所經海島夷人畏憚悉避匿公下
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無敢譁人
兩便之既建北京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艦二

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
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
外河風濤之險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
引舟開儀真瓜州二壩潮港之湮鑿呂梁徐
州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
兩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
湖堤隄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
以便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
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逸之利又沿
河置倉五百六十八所倉置遺淺天沿堤鑿

井樹木以便行凡慮為之周而事為之果
錄曰愚觀是時南北未通天乃篤生異人
於大江之游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嗚呼
始以平江封終以濟川顯書曰若濟大川
用汝作舟楫斯言當不誣矣而廟祀至今

血食不廢其亦以此也夫
周文襄公忱初登進士選庶吉士曾榮等二
十八人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入後歷官工部
侍郎巡撫南畿凡二十二年沉敏多智為人

謙恭言苦不出口而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凡
所獻為必咨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
於已尤善記憶有好民以斷理事嘗嘗公者
曰汝於某事某處吾已決之何為復言吏於
稅糧有所欺隱必曰某年撥其處若干某年
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初
蘇州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常松亦然屢
遣官催迫未能就緒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
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乃
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奏行南京鑄送鐵斛於

是出入均平舊例不許團局收糧公曰此有
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推一人總之名
曰總收定與加耗各有定則除撥運外自委
存積在倉歸曰餘米至次年各照加減徵收
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各

三五二七三

